

哉

理大方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
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
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笑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
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
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
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
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

於曆法雖有公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
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歲心于淵美厥靈
根則曰歲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
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
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
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太玄亦可况一玄乎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
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
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
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
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
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子不虞以保天
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
作其又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
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
尺豈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恭賢
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揚子
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樵提仁義絕滅禮樂
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

者

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

傳知子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安○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三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太繁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何如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仁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

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畧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小事反隨星而應○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朔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卻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朔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光上采色之上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日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

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腦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矣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地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云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

倍

紀日而不紀月無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
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
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揆傍陰
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
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
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
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
之一字最宜玩味六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

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
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
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
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
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
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
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
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
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

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蹄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

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主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入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

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或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太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伯鉉基問續書太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

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太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弘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

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一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欽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太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思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

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

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
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
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
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
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
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
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
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
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太學之教
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
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
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
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
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
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
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
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

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
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
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
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
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
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
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
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
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
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

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
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
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
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
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
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
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
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
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來輯因以
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

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

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

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太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於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

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
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
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
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
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
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
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
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法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
及者

韓子

總論荀揚王韓

韓愈
近世
豪傑
之士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
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
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
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
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
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然有用
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
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
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

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苟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太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予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
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
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
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
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不
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
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
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
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
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
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
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
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
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太小便不相敵不

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

底意他是賤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龐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來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

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寞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被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

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太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太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楊太醇是泛說與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太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

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會看荀子楊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僉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伯莫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韓愈與孟軻相表裏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埃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閑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恠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一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

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已下總論荀楊王韓○荀卿

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

子焉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

雲仕亦謂之旁燼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

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駭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

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

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恃聖人者也故列孟子

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諸子

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

而道小心則喪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

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龐他那物事皆未成

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

膩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

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

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

韓子責人甚恕

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楊不能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太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太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沉會事思慮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揣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大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二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

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此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文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開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被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
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閒
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
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
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
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
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
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
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
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入疑似
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腳淺然却是以天
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
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
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
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不經便
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
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
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
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

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
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
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
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
有病韓退之則於太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
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
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柱襯簾所以於用處不
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
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
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
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
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
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
說楊雄最無用直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
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
說自身命也奈何不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
一卷議論不明快不勇決如其為人荀揚二人自

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繼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

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絕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三篇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

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
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議論語說殷有三
仁他便說荀氏有三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
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
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
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
下君臣人物斤兩以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
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
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
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
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
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
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
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
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
荀揚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
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
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
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
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

丁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換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輔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

文章
變而
復古

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軾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大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闕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

人性
不可
添物

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

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爲之誦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

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縲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
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
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
而心正見於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
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
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
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
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

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
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
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
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
已正則表裏皆正謫則表裏皆謫豈可以析精粗
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
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
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
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瑕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此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此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矯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學始

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後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

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相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援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

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安舐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信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

程氏之學以誠爲宗

顯

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第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徃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閑行之辭縱橫捭闔之辨足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下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

學聖人便是學道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徃徃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在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

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齎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鮑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卽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

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
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亦
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
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
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
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
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
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
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
截底議論



